

爱的咏叹

李伦新 著





李伦新

著



的咏叹

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爱的咏叹

李伦新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04千字 插页1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ISBN7—80053—363—8/1·258

定价:4.15元

序

萧 厂

李伦新同志从政已几十年，他从青年团、文化局干部、剧团党支部书记，做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长、以至区长、区委书记，在上海南市区的党政部门，可以说他是“周游列国”了。为官是很辛苦的，士农工商、柴米油盐，样样都要管。李伦新同志是个开拓型的干部，为了南市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他思路敏捷开阔，新招层出不穷。他之从政，从的是繁政。在中国的干部中，繁政而又勤政，那倒不在少数，可说比比皆是。但勤政而又勤笔，在党政干部中，就很难得了。李伦新不但勤笔，而且结出了累累硕果。这本集子就是他勤奋笔耕的报偿。

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李伦新的文章，去年还看到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连载小说《梳头娘姨传奇》。我也是弄墨之徒，但稿债难偿。偶有小文，也是半夜十二点以后从睡眠时间中挤出来的，更不敢问津长篇大论。而李伦新却能在繁重的政务之余写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并且有了这么一本选集，真使我佩服。他的勤奋，可想而知。

小说也好，散文也好，杂文也好，李伦新同志的文章有个明显的特色，即题材大都写近些年从政中的所经所历、所

见所闻。人们形容那种形式主义、虚应故事的表态是“官样文章”。官样文章一是有官样官气，二是有虚情假意，是令人讨厌的文体。李伦新的文章文如其人，没有官气官样，而是散发着一股正气、清气、纯朴之气，不但向读者展示了党的干部的真实形象，而且向读者吐露了党的干部的内心世界。在有的人眼中，或许以为做官的必有官气官架，或者一本正经，使人望而生畏，或者以权谋私，沾有不正之风。殊不知我们大多数干部都是夙兴夜寐，为国为民尽职尽责的。他们也有复杂的内心世界，也有有趣的生活细节，譬如《婉拒》这篇散文，就是写官场的生活。有个中年男子带着礼品到领导家托人情，他的要求并不是非分的要求，而他托人情时直进直出显得有些笨拙的举动，说明他又不善此道。于是“父母官”就既帮他解决了问题，又谢绝了他的礼物。而谢绝礼物又要考虑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方式，有的婉拒，有的力拒，婉拒、力拒都无效，就用转拒——或先收下来随后送还，或以相当的礼物回赠。但是不论婉拒和力拒，都是礼拒和理拒，既拒绝了人家的送礼，又不伤害人家的自尊心。因为有些送礼者实非拍马溜须、心术不正之徒。这种煞费苦心的拒礼之举，不写出来有谁会知道呢。又如散文《系领带》，说的是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需要穿西装打领带，而自己像个乡下人，怎样横打竖打都打不好，把一个儒官的书呆子气写得妙趣横生。一个高级干部能在一本书中比较集中地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样的书并不多。这本书将有助于你从某个侧面了解我们干部的官德、官风、官情、官心。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当人类知识还不很广，学科的分工还不很细的时候，从政的人员多是文官儒官。就是说，县级

以上“领导干部”都会写一手好文章，有不少人还是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们的政绩后人或许不尽了了，唯有文章传千古，才教后世仰前贤。今天，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内行领导内行，专业的干部当然必须是专家型的。但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最好也知文能文，带点儒气文气书卷气。我很赞赏李伦新同志，既从政又从文，既勤政又勤笔。一个干部为人民服务了一生，或许政绩还够不上青史留名，但锦绣文章却久远有益于后人。

目 录

序..... (1)

爱的咏叹..... (1)

梳头娘姨传奇 (33)

心吻..... (131)

飘逝的彩球..... (145)

甜甜的无花果..... (150)

石库门里的笑声..... (159)

玫瑰愿..... (163)

幕后戏..... (179)

成名作..... (191)

绿窗幽梦..... (206)

开除..... (221)

闹钟回家..... (228)

爱人..... (232)

钓鱼人之谜..... (243)

收回成命.....	(247)
芳邻.....	(249)
香菇·木耳.....	(251)
本色演员.....	(254)
心事.....	(256)
在深深的记忆里.....	(260)
过街楼姆妈.....	(263)
城隍庙漫步.....	(266)
婉拒.....	(269)
烟雨媚香楼.....	(271)
铃声.....	(273)
倾斜.....	(275)
我家门口有个塘.....	(278)
承德探“最”.....	(281)
春之声.....	(284)
系领带.....	(287)
蓝图补笔.....	(290)
金陵寻梦.....	(293)
“牛棚”消暑法.....	(295)
浴室敲背记.....	(297)
后记.....	(300)

爱的咏叹

A

微微春风，濛濛细雨，滋润着干渴的土地，催绿着越冬的枝叶。

自然界四季循环往复，而人的生命的春天却只有一次啊！在这被称为生命中转站的医院里，今夜不会有病痛的呻吟，死亡的恐怖。

她独自在值班室，就是为了欣赏这春夜美景的？不，她似乎在期待着，期待什么呢？病人？

是风，轻轻地无声地推开了虚掩的门。是风，轻轻地无声地把他推进门来了！

他是那样英俊、那样潇洒，但是不够大方，有点拘谨，拘谨得可爱，他终于还是来了！

她不免一惊，不过不是惊慌，而是惊喜，她却问了一句言不由衷的话：“来看病的？”

“阿嚏！”他打了喷嚏，似乎用此说明。

她履行医生的职责，给他量体温，探视咽喉。他像个听话的孩子，只是那双眼睛极不老实地盯视着她的脸。她没有

戴口罩，脸火辣辣的，一定涨红得像盛开的桃花。心中像春潮在沸腾，能听到狂跳的心音。

他调皮地朝她笑笑，仿佛是说，这一百多斤全都交给你，任你摆弄。

躺到床上去！脱掉鞋子！解开衣扣，还有裤带……她简直是在下命令，但却没有军官的威严，倒是柔软的颤音。

他毫不迟疑，顺从地照办，始终微笑着盯视她的脸。

她给他作检查，听诊，问诊。当她的手指接触到他的富有弹性的皮肤时，像触了电似的，顿觉有股热流通遍身心。他也全身颤抖了一下。她和他的目光相遇了，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满室生辉。相对无言。

她呼吸急促，心跳加剧，不能自制。按他的腹部，他配合默契地深呼吸。啊，她要检查他的心，他的肺，他的五脏六腑，他的一切！要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颗心，这心上究竟有没有她的位置！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两手狂乱地抚摸他的胸口，抚摸他的颈脖，抚摸他的脸颊，两滴热泪终于禁不住落在他的脸上……

“我没病。我不是来看病，而是来看你的。”他这样说：“那些信就是我的心，早献给你了。”

她只觉得心里有一股奇怪的欲望在躁动，情不自禁地捧住他的脸，他就势一把搂住了她，紧紧地搂抱着，发狂似地吻她的脸，她的眼，她的唇，久久地使足劲地吻着不松口，憋得她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但却感到无比的痛快……

爱的情感压抑得愈久愈炽热，一旦喷涌是无法控制的。她此时此刻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也不存在了，仿佛这世界上只有她和他，只有她们的情和爱。她扑在他热乎乎软绵绵的

身上，仿佛两人的整个身心融化为一体了，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一股冲动的力量驱使着她，她要爱自己所爱，她要为所欲为，哪怕就只一次，一辈子就只这一次！他当然知道她需要的是什麼。可是，他却拉住了她的手，阻止了她！

“这……不好……不行……”

她捶打他，猛力地捶打他，可是，他要走了，她痛苦地哭着，喊着追他。

“文琴！文琴！你……怎么了？”

噢！这是谁的声音？这样硬梆梆的毫无柔情？

“啪”，电灯扯亮了。灯光刺得她眼睛睁不开，朦胧中意识了睡在自己身边的不是他，而是自己的丈夫！

她醒过来了，原来是一个梦，一个并非荒唐的梦。美梦醒来是痛苦。她饮泣吞声，揪心撕肺。这梦太短暂了，她希望再回到梦中去，最好就像他在梦中。

丈夫翻过身来，伸手摸她的眼睛。她来不及挡开，被摸到了泪水。

“做了个梦。”她挪动一下身子，伸出手来“啪”地关了电灯，“睡觉吧。”

“做了个什么梦呀？”丈夫移身靠拢过来。

“我梦见了母亲，她领着我在西湖边玩。三潭映月。平湖秋月。我好像是嚷嚷着要那水中的月亮……”

“是啊，我们还没有到你母亲的坟上去扫过墓，难怪会做这样的梦。今年清明，再忙也要去一趟。”丈夫轻声细语地说着，将她搂得更紧了。

他难道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心中的秘密？她不露声色，顺从地让丈夫搂着，轻轻地打了个哈欠，懒懒地说：“不早了，

明天还要上班。”

“啪！”他把电灯又扯亮了。这是一种信号，告诉她要尽当妻子的义务了，他要行使作丈夫的权利了。一个是只尽义务，一个是只享受权利，这种权利在丈夫那里带着明显的指令性，她讨厌此时开灯，尤其是现在，她的心像被无情的钢针戳着一样痛得难忍。

“大成，我、我今天不大舒服。”

“哗！”丈夫猛力掀掉被子，随手就“啪”地给了她一耳光，压低声音却恶狠狠地骂道：“妈的，你他妈的贱！”

她被打懵了，半天才哇地哭出声来：“打吧！打吧！你趁早把我打死了吧！”徐文琴向丈夫冲过去，丈夫愤恨地用劲一推，把她推到床下，随着“扑通”一声响，床头柜上的台灯和香烟缸摔得粉碎……

深更半夜，这对夫妻的吵架，惊醒了梦花巷九号石库门里楼上楼下所有的人。有的悄无声息地来到窗口探头张望，有的躺在床上竖起耳朵静听，有的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朝门缝里窥视……

风暴过去了。张大成披上衣服抱条被子睡到客堂间去了，房里只有徐文琴的抽泣声，一直抽泣着……

梦花巷九号石库门里的居民，在同一个门进出，同一个水龙头下用水，同一个灶披间做饭，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尽管年龄、性别、身份不同，脾气性格各异，但都被这对夫妻的吵架牵动了情思……

B

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还喊出了声音！唉，总说人生如梦，依我看，人生不如梦！只有在梦中，人才会变得无拘无束，无畏无忌，大喜大悲，大智大勇。此刻清醒地回到刚才的梦境，徐文琴倒有几分后怕和后悔了，悔恨和悲痛交织在一起。

说什么善意的谎言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两情相结的粘合剂，催化剂。这是自欺欺人，谎言就是谎言，就是欺骗，张大成欺骗的水平够高了！徐文琴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傻乎乎的小绵羊，轻易地钻进张大成为自己设计的圈套里。

徐文琴在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皖南山区沙河坝公社医院工作。

有天傍晚，寒风凛冽，雪花纷飞，医院里显得特别冷清。徐文琴在门诊室值班，并无病人光顾，使她产生孤寂和凄凉的感觉，自然而然地想到年迈体弱的母亲，她的风湿性关节炎会不会发作？朝北的窗可用牛皮纸将缝隙封住了？晚上一个人睡在那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一定很冷……想着这些，徐文琴的眼眶湿润了。

这时，院长陪着一个人走进了门诊室。病人是个年轻小伙子，干部模样，用手捂住腮帮子，显然是牙痛病人。

公社医院的值班医生好像是万能的，什么病都要对付。徐文琴给病人检查，牙龈不肿，牙根不松，决定给开点止痛药。

“张科长明天还要到别处去办事，病了也不肯休息。你给他仔细看看，多开点好药。”院长殷勤周到地向张大成会意地

笑笑，转身走了。

能说出这番话的院长，不言而喻是个不懂业务的外行。

“没关系，小毛病，麻烦您了。”病人这话应该是对院长说的，但却面对着医生徐文琴，两眼像扫描仪似的上下打量，尔后盯视着她的脸。

徐文琴在开处方，没在意。

牙痛病人是不多说话的，他却来了精神，滔滔不绝，说自己是上海来的，来这里办理“对调”工作，也办特困照顾单独调动工作，还有夫妻分居两地调在一起的……说的是一口软软的流利的上海话。

“喏，去拿药，在对面药房。”徐文琴递给处方时，这才看清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听口音你好像也是上海人？”

徐文琴点点头。

“一个人在这里？”

徐文琴还是点点头。

他叹息一声，包含着理解和同情，朝徐文琴看了一眼，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她何尝不想调回上海工作呢，只不过没条件又没门路。眼前这位搞劳动人事工作的同乡，不妨问问，于是就说：“听说可以‘商调’，那要什么条件？政策怎样规定的？”张大成连忙热情地介绍有关条文，徐文琴听来津津有味，渐渐地谈得很随便又很亲切了。临别时，张大成表示，“想想办法看，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帮忙。”

“谢谢依了。”徐文琴目送着他。

“勿要客气。”张大成彬彬有礼。

此后不久，听说院长的儿子调到合肥去了，就是张大成

给想的办法帮的忙。这倒使徐文琴暗暗高兴，院长的儿子曾经常纠缠她，给她写求爱信，死皮赖脸地到她宿舍来玩，使她厌恶，又不便得罪。那求爱信写得歪歪扭扭，噜哩噜苏，简直就像鬼画符，令人恶心。

徐文琴在沙河是引人注目的姑娘，长得身材颀长，腰肢苗条柔软，瓜子脸洁白饱满，嘴唇既小且薄，眼睛大而且圆，有着永驻笑容和不灭的热情，穿着朴素，不赶时髦翻花样，她喜欢白、黑或天蓝色的，给人一种女性潇洒大方自然天成的美感，难怪那些年轻人总是借口同她交谈。她有自己的追求和期望……

然而一封封来信却打动了她的心。

这就是张大成写来的信。信写得简洁明白，内容无非是客地乡音使互相认识，治病解痛他深表感谢，助人为乐是干部天职，他会留心在想办法的。信里说时机是很重要的，希望她耐心等待机会，注意保重身体。信里的字写得工整、刚劲，就像是硬笔书法，看上去赏心悦目。她不禁暗自赞叹，她自己也爱好书法，天天练字，即使开处方也要把字写得端端正正。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她对文章写得好、字写得好的人有一种自然的敬佩之情，而讨厌那种粗野横蛮、无知无识而又不求上进的人。第一封信给她的印象不错。

第二封信又跟着来了。信里除了谈调动问题，还希望她保重身体，并说希望能接到她的回信。

考虑再三，她写了回信，虽说是三言两语，却颇用心，她不愿自己的字写得比人家差。在这方面，她有执拗的自信和倔强的自尊。

从此，鸿雁传书，往来不断，信越写越长，情越来越重，

不知不觉中徐文琴读他的来信成为生活的一种感情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满足，她渴望收到他的来信，渴望心灵得到抚慰。她会常常因收不到信而焦躁不安。

当然，她给他回信也成为生活中一件愉快的事，往往直写到深夜。

徐文琴细心地把张大成的来信按时间顺序排列和编号，注明收到和回信日期，装订成册。她几乎能背得出哪天收到的哪封信和信的内容。

她在心里常常想着他的形象，她将他美化了，完整了，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也许这就是爱情？但徐文琴并没有表白，她决定回上海一次再说。

徐文琴突然回到家里，母亲惊喜不已。老人家告诉女儿，说是有个小伙子如何热情周到地关心她照顾她，帮她打扫房间，帮她买米买煤，陪她去医院看病，并不让她写信告诉女儿。这使徐文琴十分感动，心灵中爱的天平上，张大成的一头一下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她来到张大成的家里，也就是现在自己的住处，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屋，进门一个小天井，种着四季花卉，那时茉莉花盛开，有股沁人心脾的淡淡幽香。客堂间四壁挂满了字画，当中一张长条书案，一位老人正在泼墨挥毫，神情专注，竟没有发觉她这位不速之客，直到条幅书就，搁笔凝视良久，满意地点点头，才转过身来看到徐文琴，“你……”“我……我……请问张大成住这儿吗？”她不免慌乱，两手不知往哪儿放，脸有些红了。

“他不在家。”老人一字一顿地说，慢条斯理地又将一张宣纸铺展在书案上，握笔疾书，一个“魂”字几乎占据了整

张纸面，笔力苍劲。

徐文琴猜想这老人一定是张大成的父亲无疑，连长相也似乎很像，不过因为年岁大了有些老态，但精神矍铄，并不龙钟。虽然老人没有热情接待，徐文琴却很高兴。张大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受到父辈的熏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知书识礼，才会写出那手好字，讲出那些感人话语。

离开石库门房屋，她漫步在浓荫下的小街，想着心事，张大成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与他久久地对视着。一切话语都是多余的了。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说。

听他说完，她两眼因激动而变红，还有什么消息能比这消息更让她激动呢！徐文琴作为“对调”可以回市里工作，已经落实在人民医院。当然，这只有张大成才能办到。

他俩结婚了。蜜月期间，登黄山，游西湖，张大成安排非常妥贴，一路上照顾得非常殷勤。

婚后不久，万万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一天晚上，她下班回到家，忙着做饭，久等不见人影。忽然，她发现台历上写了几行字：“今天晚上我要去吃宴会，不再回家里吃晚饭了，你就一个人先吃吧。”意思是能够看懂了的，可字写得七歪八扭，连常用字也写错了。

深夜，他才醉意朦胧地回来了。一进门就带来一股浓烈刺鼻的酒气。他摇摇晃晃，拉住她的衣袖。徐文琴皱了皱眉头，心里直觉得憋闷，自己仿佛恶心得要吐，但她克制着，让丈夫躺到床上，给他倒了一杯浓茶让他喝，然后坐到丈夫对面，静静地望着窗外无目标的前方。